

舒 舒

花事了



花事了

尔舒

花 事 了 亦 舒

出 版：天 地 圖 書 有 限 公 司

地 址：香 港 莊 士 敦 道 三 十 號 地 庫
電 話：五 一 二 八 三 六 七 一

印 刷：藝 城 印 刷 公 司
柴 灣 利 衆 街 40 號 富 城 工 業 大 廈 16 樓 A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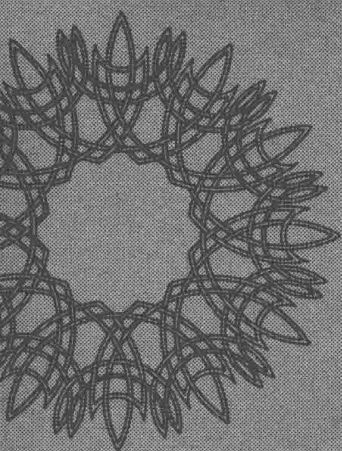
定 價：港 幣 十 四 元

初 版：一 九 八 四 年 五 月

星 馬 總代理：國 際 圖 書 (新) 有 限 公 司

INTERNATIONAL BOOK(S) PTE. LTD.,
BIK 231, BAIN STREET
#04-19 & #03-19
BRAS BASAH COMPLEX,
SINGAPORE 0718
TEL : 3370990 3384140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

目錄

衣莎貝	1
花事了	24
抉擇	46
花之物語	69
三人行	92
佳人	115
就是她	138
租屋記	161
相親	184
丹薇的故事	206
洗衣舖	229
不成調插曲	252

衣莎貝

電話在半夜把我們兩夫妻吵醒。妻披上晨褸去客廳接聽。這麼晚打電話，又不用我們房間中的號碼，是誰呢？我開亮床頭燈。

妻進來說：「找你，余維廉，似乎是急事。」

我呻吟，看看鐘，晨早三點四十五分。

我在客廳拿起聽筒，「宋家豪。」

「宋。」余的聲音急促，但不失鎮靜，「真抱歉，在這種時候吵醒你，你能不能馬上來我們這裏，我已派司機來，十分鐘後在你門口接你。」

「我自己可以開車來。」我說。

「不，我不想你開車。」

「甚麼急事？」我問。

「是衣莎貝。」

我的心一沉。「她怎麼了？」

「自殺。」

我沉默，手簌簌的抖起來。

「宋？」他問：「你還在嗎？宋？」

「我去穿衣服。」

「對不起，宋。她要見你。」

「我馬上來。」我放下電話。

余家的司機已經來到按鈴，傭人匆匆起來應門。

妻問我：「不會又是衣莎貝吧？」一臉的憔悴。

「這次她在家自殺。」我換上襯衫，穿褲子。「我得去一次，我會掌摑她至清醒。」

妻絕望的問：「這孩子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家豪，如果你愛她，我願意退出，我們簡直是看着她

出世的，家豪，你與她——」

我暴喝一聲：「我不愛她！我一點也不愛她，你閉上嘴好不好？」

妻美麗而蒼白的坐在床沿，看我換鞋子。

我也坐下來，「看，是，我愛她，但我從來沒當她是個女人，她是個孩子，我們名正言順的過房女兒。」

「她是一個女人，」妻低聲說：「衣莎貝是一個美麗的女人，她已經十九，而且她深愛你。」

「我要去一下。」我說：「她沒有危險，你放心，吞粒安眠藥再睡。」

她送我到門口，「快去快回」

天剛朦朧亮。余家的司機沉默地把車子往石澳駛去，我的後腦勺子痛得彷彿要裂開來。

余維廉替我開的門。余太太暫不肯見我。余說：「她覺得太無顏面，宋，我們對不起你。」

衣莎貝躺在床上，醫生來過又走了。

余說：「對於這個女兒，我希望可以親手扼死她。」他一額冷汗，恨入骨髓，緊握拳頭。「她在紙上寫着她要見你，死要，活也要。」

「她做了甚麼？」我問：「安眠藥？」

「上吊。」

我的手又顫抖起來。

「繩子斷掉。她的狗狂吠，如果你在這，你會讓她真的吊死，省却麻煩。」余掩臉。

「你不是真的這麼想。」我上樓。「她還是你的女兒。」

余家我來過多次！衣莎貝出世，衣莎貝入學，衣莎貝十歲生日。衣莎貝坐在我膝上，胖胖的小手臂繞着我脖子擁吻我一千次，衣莎貝……

然後有一次，衣莎貝整個身子掛在我背後，臉貼在我頸邊，余太太喝止她：「衣莎貝！」衣莎貝長大了，衣莎貝成熟。但衣莎貝還是肆無忌憚地公開纏住我，直到她被送到倫敦，逃回來……再送出去……

我推開熟悉的睡房門。「衣莎貝。」

她並沒有躺在床上，她坐在地下，在紙上寫字，她抬起頭，目光是灼熱的狂亂的。頸上一圈早被繩子勒得又紅又腫，破損部份敷着紗布，她張嘴，聲線已完全失去，只發出嘶啞的單音，她已完全變成一隻野獸，受傷至深的小獸，隨時準備狙擊復仇。

我的雙腿發軟，但必須鎮靜，我走過去輕輕托高她的脖子，驗着她的傷口。我冷淡的說：「下次用五百磅尼龍繩，或者成功的希望。」

她竭力給我一個耳光。我震怒，沒料到她還有這麼大的氣力，我揚起手，又放下，她逼視我，我轉身說：「我不會再在你身上浪費時間。」我拉開門，「我放棄。」

但是她在後面拉住我，拉住我夾克的下擺。她小時候一直這樣拉住我的外套。妻不能生育，我們愛她如己出，嬰兒衣莎貝，我們的衣莎貝。

她的眼淚流滿一臉，把剛才寫的字條塞在我手中，我攤開字條，上面寫着：「我愛你。」我聲嘶力竭的說：「不能這樣，衣莎貝。」

她還只是拉動我的衣角，當她小的時候，每有懇求，必然這麼做，然後我會答應她一切要求。我把她擁在懷裏說：「不能這樣，衣莎貝。」

她喉嚨發出模糊的聲音，把我抱得很緊，頭埋在我胸前。我可以感覺到她兇猛的心跳，她的體香，她青春的肌膚柔潤，她胸脯充滿彈性。我推開她：「衣莎貝！不能這樣。」

聽見敲門聲，她鬆開我。

是余太太。「家豪。」

衣莎貝把背對着她母親，斜斜地站着。

「我這就下來。」我說。

余太太咬牙切齒的對衣莎貝說：「我後悔生下你這畜牲！」

我把余太太拉出房間，我們下樓。天已全亮了，一種灰藍色。

余給我一小杯拔蘭地。

我說：「衣莎貝可有注射鎮靜劑？」

余說：「有。」

我說：「她應該沉睡的。」

余說：「她應該在倫敦上學，她應該孝敬父母，她應該做一個正常的人。」聲音如鬱雷隆隆。

余太太掩臉哭泣。

「我要走了。」我說：「我可以幫忙的地方其實並不多。再把她送出去，使她忘記，別對她太嚴厲，她還年輕，而且被生下來到這個世界也不是她的願望，她仍是你們的女兒。再見。」我放下酒杯走向大門。

余家的司機把我送回家。

妻並沒有再睡，她換好衣服，在吃早餐。

我說：「我得上診所了。」

她甚麼也沒有問，我吻她前額，她握一握我的手。

在診所我回憶衣莎貝第一次對我表達心意的情形，我們兩家人在北意大利滑雪。她說：「宋，我愛你。」我說：「衣莎貝，我也愛你。」

她在雪中轉頭凝視我，「是嗎？你愛我？你真的愛我？確實嗎？」

我們滑下山坡後便一直沉默。

回香港後她到診所來看我，閑閑地嚼口香糖。那一日她穿一件襯衫，大圓裙，她說：「別告訴爸媽，我想向你要些避孕藥丸。」

我抬起頭，很震驚，但很快我平靜下來。我說：「避孕藥副作用太多，長期服用並不好。」

「你建議甚麼？」她問。

「我得替你詳細檢查一下，避孕丸也不能在街上藥房亂賣。」

她緩緩解開襯衫的鈕扣，目光沒離開過我的臉。我忽然覺得非常尷尬，甚至心跳，她並沒有穿內衣，乳暈是極淺的咖啡色。我抬高聲音：「護士！」護士進來。我說：「準備量血壓。」

我聽衣莎貝的心臟，我聽過十萬個病人的心臟，但從來沒有這麼緊張。護士記錄好血壓，衣莎貝扣上鈕子，把襯衫塞進裙腰。她稚氣的臉上有一種妖冶的氣氛，我害怕，喝了半杯茶，我說：

「你還是處女。」那年她十六歲。

「是的。」她簡單的答。

我問：「你想這麼早『開始』？」

「我等你，」她赤裸地回答：「你準備好之後，我等你。」

我的喉嚨從來沒有這樣乾燥過，我的嬰兒衣莎貝。

從那日開始，我遠離余家。余氏夫婦似乎比我更了解發生些甚麼事，我們兩家開始疏遠。他們把衣莎貝送到倫敦，不過深秋時，她逃了回來。

妻在東京渡假。清晨我下樓取車上診所，她站在車房門口，濃霧微雨中，她連傘都沒有，一件銀狐大衣，呆呆地淋得通濕，象牙色的臉，漆黑大眼睛。

「衣莎貝！」我驚詫地走過去，「你看你淋得這個樣子——而且你應該在倫敦，又沒有假期——發生了甚麼事？」

她微笑，輕輕的抱住我，我來不及閃避，她低聲說：「我回來看你，我想你。我睡不着，倫敦太遠了。」

「爸媽知道你回來了嗎？」

「不，他們不知道。」她抬起頭，她吻我。

她的嘴唇這麼芳香柔軟，身體溫暖，我只是個男人，有那麼的一刻意亂情迷，我推開她，「不能這樣，衣莎貝。」

「爲甚麼不？」她問。

「我是你的教父。」

「我們並沒有亂倫。」

「實際上沒有，精神上已經犯了錯誤。」

「你愛我嗎？」

「我愛你如女兒。」

「我是個女人。」

「我女兒自然是個女人。」

「是否你害怕對妻子不忠實？」

「不，結婚之後，我並不單單與妻子上床。但不是你，衣莎貝，永不，我們兩家是世交，如果

我有兒子，他會娶你，我們不能這樣，衣莎貝。」

「你妻子不能生育，我可以給你很多孩子。」

「閉嘴！衣莎貝。」

「我愛你，從三歲開始我就愛你，我不會放棄的，你會懂得，我愛你多過世上一切，多於我的生命。」

「FOR F-K'S SAKE! 衣莎貝，我們不是在演一齣愛情劇！」

她絕望的說：「你不相信我，是不是？我會證明給你看。」

「我甚麼也不要看。」

我開車把她送回家。

我向余維廉暗示發生過甚麼，衣莎貝又再次被送到倫敦。我們兩家人簡直成為陌路人，妻自然也知道這件事。她當初並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，她笑道：「如果她不是余維廉的女兒，如果我們不是自少看大她，真是一點影響都沒有，多少七十歲的老頭子還有十九歲的情婦。衣莎貝是個美麗的女孩子，她性感，我並不介意你有這種情婦。」

我的想法與妻子完全兩樣，我害怕。我害怕見到衣莎貝，我很清楚我自己的為人，有一日我會受不住而崩潰下來，我只是一個男人。

過了平安無事的六個月，我到歐洲開會，住在法國魯昂的酒店，一日睡到半夜，酒店房門忽然被打開，有人說：「謝謝，這是小費。」一個女孩子的聲音。

我張開眼睛，門已被掩上，一個朦朧的身影，一眼便認出是誰。」

我坐起來，「衣莎貝。」

「我凍死了！」她呵着氣，「我的天！我從火車站一直走到此地，三哩半路！」聲音是顫抖的牙齒打戰。

「衣莎貝！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？你是怎麼找到我的？」我掀開毯子。

她匆匆脫掉靴子，鑽到我被窩來，混身凍得像一塊冰。我並沒有推開她，因為她真的冷得嘴唇發紫，幾乎要痙攣，我拿起電話叫一大杯熱咖啡送到房間來。

「衣莎貝。」我搖頭歎息。

牛奶咖啡送到，我灌她喝下去，過半晌才好一點。

「爲甚麼？」我問。

她不答，伏在我身上，抱住我。

「你的功課如何了？」

她不答，把臉貼在我胸膛上，呵氣。

「你真會在路上凍死，這可不是玩的。」我說。

她轉頭，把面孔另外一面貼在我胸上，「我可以聽見你肚子咕咕叫。小時候我最喜歡伏在你身上睡覺。」

「但你已不是孩子了。」我說。

「但我也沒有老。如果我已經廿五、廿七，我不能再做這種事，社會不會原諒我，我很快樂我尚年輕——我愛你。」她不斷地吻我的面，我的額角、我的唇。

我閃避着。「衣莎貝，社會原諒你，但是社會不會原諒我。」

「我不管，我只知道我愛你，我要嫁你，與你共渡一輩子。」她說。

「辦不到，我比你大廿五年，等你三十歲的時候，我一隻腳都入了棺材。別忘記我有妻子，我愛我的妻子。別忘記你的父母，我敬重你父母。」

「我愛你。」

「回倫敦去。」

「請讓我留在魯昂陪你。」她說：「只有三天，求求你，對我來說太有意義了，求求你。」

「衣莎貝，你必須回倫敦。」

她哭泣，由輕泣轉爲大哭。我曾多次看過她哭——摔破洋娃娃，被同學欺侮，考試不理想，沒買到新衣裳。但從來沒有這麼傷心，彷彿世界已離她而去，哭得我心亂如麻。

我打長途電話告訴余維廉。余沉默一會兒，說：「我馬上趕來。但是最快也得廿四小時。」這廿四小時是我的難題。

衣莎貝並不難過，她說：「至少我有廿四小時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我一問再問。

「我不知道，我愛你。」

「你這麼年輕，你知道甚麼叫愛？」

「我愛你。」她再三的說。

「你在我身上看見甚麼？」

她微笑，「我喜歡嗅你身上的味道。」

「衣莎貝，理智一點——」

「陪我去巴黎，每個人都應該與情人上一次巴黎，即使一天也好。」